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

洋乎正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攀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正聞之剝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正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
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
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
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
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
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
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僮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尙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遣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
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
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
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
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
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
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
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
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
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
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
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
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
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
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
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
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